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四

梁書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拯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

聰旣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
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
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失百族莫不充牣王
府蹶角闕庭三四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
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
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
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
哭者也遂使滔天羯寇承閒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
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
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蕭文帝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
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
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
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世祖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
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
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
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

稟性猜忌不隔踈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
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
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疆寇將何以作是以天
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
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
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諸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鷄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
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
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
家然未顯竒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
邵勒勲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忠臣不過朝請特
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
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蕭穎達夏侯詵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末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蕭穎
冑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啟人其恭之謀不
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
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
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
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柳惔席闡文韋叡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
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賈時哉忱之謀畫亦用
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
肥邵陽之後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范雲沈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
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
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
機警明瞻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與
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朓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跡蔣之流乎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勉之

王亮張稷王瑩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與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未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

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可異焉胃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宗史劉坦樂藹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自起太守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劉季連陳伯之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噐群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暉蔡搏

江精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樽以方雅著江菑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太祖五王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諸嗣王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蕭景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媿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周捨徐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

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與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姑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范岫傳昭蕭琛陸杲

史臣曰范岫傳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倖直無所忌憚旣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陸倕到洽明山賓嚴鉞陸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嚴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裴邃夏侯章放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章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章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高祖三王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
遵古制也南康廬陵茲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
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
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
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
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
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袁昂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
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
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
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陳慶之蘭欽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
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
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官學劉孝綽之

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捨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張緬張纘張綰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温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蕭子恪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驥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孔休源江革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謝舉何敬容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
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
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卜壺以臺閣之
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
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
皇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
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
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
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朱异賀琛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
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
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
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
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
加賞亦斯濫矣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
之亂能無及是乎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
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八國竝降

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司馬聚到漑劉顯劉之遴許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聚儒術博通到漑文義優斂顯懋之遴強學浹洽並職經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漑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王規王承禘翔蕭介褚球劉孺劉潛殷芸蕭幾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臧盾傳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也

韋粲江子一張曠沈浚柳敬禮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

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忠臣焉

諸王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旣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王僧辯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胡僧祐徐文盛杜崩陰子春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歿寇逆勲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孝行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會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紉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儒林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旣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

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文學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

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絕妙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處士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止足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隄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牟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方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止足二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良吏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諸夷

海南

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獨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弁錄焉

西北諸戎

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諸夷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竒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徃謀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諸王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剪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

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侯景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身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强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幸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五

陳書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阨之捷而已焉故於

慎微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誦炎靈
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世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
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真
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
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
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爲聯類至於杖聰明
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廢帝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
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
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後主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
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
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
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徃徃歲至矣自魏正始
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
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

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哀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列傳

后妃傳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侯瑱歐陽頎吳明徹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頎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爲失筭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感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程靈洗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

史臣曰黃法氈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乎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覲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炅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暱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讎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壤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為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

悲夫

陳擬陳詳陳慧紀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纍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
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
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闡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
陷極刑斯不智矣

王冲王通袁敬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
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
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
其人乎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戴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
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温嶠
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衛社稷
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
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美矣

沈炯虞荔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與郎署之薄官止
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
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
明時矣

韓子高華皎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甯小器與臺末品文帝
鑒往古之得人收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
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胃闕皎早參近昵嘗預艱
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

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
難終克成名與譽謬在公英颯振俗詳其行事抑古
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絳
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閭鄧梁
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勲有
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

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
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
茲乎

沈君理王瑒陸繕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
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
斯風焉

周弘正表憲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
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表
憲風格整峻旬義履道歸子稱爲人臣委贖心無有
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裴忌孫瑒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棧旗將寧區
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數矣
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
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
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徐陵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

籠罩今古及締構與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江惏姚察

史臣曰江惏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不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稟茲令德光斯自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八師摺紳以爲準的旣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諸王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瞻而擅權自躋惜哉

蕭濟陸瓊顧野王傳緯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
傳緯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能循道進
退遂寘極綱悲夫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
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
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自躋其惡鄙矣
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
也

孝行傳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
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儒林傳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
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
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文學傳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
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
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

之偉尤著美焉

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
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疆恣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
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
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匿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
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
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
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旣其迷暗所
致五宗屠勦宜哉

治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
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等長幼攸序
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轉礫形骸未臻其罪汙瀦
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五終

以遠不且清德悲

其刻劍羅卒黃發行

或此上自帝王至外然精莫不敵其味等是既外京

矣且曰其平軒富與貴景人之河塔非其後野之不

命興王妹刻薛安王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

魏書

齊贈司空尚書左僕射鉅鹿魏收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序紀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
方契神祇之心有魏掩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
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
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

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

太祖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啟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嗚呼

太宗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世祖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歟

高宗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旣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顯祖

史臣曰聰叡風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世宗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
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
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肅宗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
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
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孝莊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
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
有四海猾逆旣翦權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
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
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
釁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
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三帝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惑自絕宗
廟普泰雅道居多末熙悖德爲甚是俱亡滅天下所
棄歟

列傳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妾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

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皇后傳二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媯恣卒二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鈎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道武七主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畧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義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景穆十二王中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旣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謗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之徒歟

景穆十二王下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

於時熙畧兄弟早播民譽或才踈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獻文六王上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鵠鷁奢淫自喪雖禍由間言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下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衛操莫含劉庫仁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于迹初基風德未展操

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勦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
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
而並貽非命惜乎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
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
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
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
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
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

筆禍非其罪悲哉

長孫肥尉古真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
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
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
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穆崇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
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
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

其優乎顛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
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
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
位亦有人哉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劉潔古弼

張黎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並有忠
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
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充舉乃良將之材弼
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
舊見重繼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
乎

奚斤叔孫建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
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陰渥沒
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
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磧之風
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王建安同樓伏

連丘

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宿

石等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後威罰實行蓋
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
有由哉頡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
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代四克刘犀忠國翼
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
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
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于粟碑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粟碑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
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
能名烈氣槩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
侮之臣忠以體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
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
也

高湖崔逞封懿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
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
俱以爲禍願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
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

卷之十六
葵薛提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坦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未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闇悲夫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史臣曰崔浩才執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曰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目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李順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
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
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
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踈人位盛顯可謂李雖
舊族其世唯新矣

司馬休之等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樂器略最可稱
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徃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
矣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袁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
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援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
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
劉裕國體在焉袁式贊禮儀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
信爲美哉

李寶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
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
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侯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馘識幹明厲不替
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
哉叡琇以沈雅顯達而寡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
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今終之美也

源賀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
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
考不墜先業子雍効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冠讚鄺軌韓秀堯暄

史臣曰薛辯冠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
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棄而不御斯乃
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
餘榮矣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
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
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羅結伊馘乙瓌和其奴苟頽薛野脂宇文福費
于孟威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

王伊馥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滅之策請參中祕
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
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疆宇文之氣幹咸亦有
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
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
裔其勤可錄矣

韋閬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崇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
資噐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竇瑾許彥李訢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
閒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噐職旣美時曰良幹瑾以片
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
全自貽伊戚矣

盧玄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
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
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
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高允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崔鑒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尉元慕容白曜

史臣曰魏之諸將軍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番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趙逸胡方回等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李孝伯李冲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人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游雅高閭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明根劉芳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

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
正情稷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
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
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
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鄭羲崔辯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
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
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
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
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役身成義臨難如
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崔挺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
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
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
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楊播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蒞內外之任公卿
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

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劉昶蕭寶夤蕭正表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阨踈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韓麒麟程駿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薛安都畢衆敬沈文秀張譙田益宗孟表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
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
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
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
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李彪高道悅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
和之世輔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
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
者半於九上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王肅宋弁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
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
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
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
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張彛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
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彛風力蹇蹇

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
乎遭隋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刑巒李平

史臣曰刑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
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
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李崇崔亮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
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
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

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
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
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
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
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甄琛高聰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
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

危覆之轍惜乎

崔休裴延雋表讎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雋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劉藻傳未傳豎眼李神

史臣曰劉藻傳未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鄰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翺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噐小志太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朮
基朱元旭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噐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朶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噐各有由也

爾朱榮

史臣曰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

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剪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乘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尹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屑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聞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士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張烈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宋翻辛雄羊深楊幾高崇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幾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孫紹張普惠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

普惠明達典故疆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等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勝

侯莫陳悅侯淵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美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李琰之祖瑩常景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

尚哉

外戚傳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儒林傳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文苑傳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

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孝感傳二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籍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良吏傳

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

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
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
遂徃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
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
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酷吏傳

淳風旣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
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
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
史

酷吏傳二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
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
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
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
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
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逸士傳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

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哇夸輩忘懷纓冕
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
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術藝傳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
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
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
巧所失也深故住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
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
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
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
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寒王顯崔彧方藥特
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剖劂見知沒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烈女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
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三邦殆非匹婦之
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
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
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眇眇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泯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閹官傳

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

其尤顯焉

僭偽傳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劉淵等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汗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司馬叡寶李雄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踳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桓玄等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蕭道成蕭衍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

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而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張寔等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鴟張潛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為甚矣蛇虺相噬終為擒滅宜哉

高句麗等國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為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諸蠻夷

史臣曰氏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西域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匈奴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陸窺擾鄯塞之際

猶皆東胡之餘緒肩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志

天象志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常斜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欬起彗

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踞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祇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未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地形志

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
擅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繡錯
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僞一國一家遺
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
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
比盡爲丘墟嶠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
麻於是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
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
世以爲志焉州郡荆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
相仍代相泐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旣廣啓士逾
衆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
陷諸州戶據永熙縮籍無者不錄焉

律曆志

魏氏平諸僭僞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未爽太和中詔
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
十八年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
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
以律爲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
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
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

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
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
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
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
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悽
悽惓惓不敢忘息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
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
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
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
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息轉乖

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
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
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彊識
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
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
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
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
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大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
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

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

禮志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申興頗率周

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厭世厭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隆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圯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泊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

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樂志

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未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符堅旣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愨帝又進以樂物金

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荆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刑罰志

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

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官氏志

魏氏世君玄朔遠統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勅昭成之卽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捨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會庶長分爲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

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
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
將負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
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負主受詔命外使出
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終

